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十七回 玉面虎大開招英館 武潘安幸遇美郎君

銅壺玉漏月華明，金鐸叮噹風送聲。杜鵑正啼春去半，落花無雨近三更。

話表眾家丁、僕婦、丫環見那床上的婦人正是劉彪原配王氏，不由的眾人嚇得目瞪口呆。此時劉彪已明白過來，向床上問道：「你究竟是何人？」王氏答道「妾身如何在此」時，劉彪聞言近前細看，原係自己之妻，非是方才所見那種怪狀奇形，自覺慚愧，只得將以上情形向王氏言了一遍。王氏聞言忿恨不已。劉彪即令家丁、僕婦退下樓去，便留王氏在此歇下。王氏就哭諫了一夜，勸他痛改前非。曾奈劉彪本性難移，依然是怙惡不悛。這也不必細表。

再表李廣等五人到了揚州，住在客棧。令店伙叫了兩個房產官牙來，令他覓一所寬大房屋，亭台園榭，都要齊全。房牙應聲去覓。過了數日，房牙來說：「天寧門內彌陀庵有一所，前後五進，外有花園，大門在彩衣街，是極熱鬧地面，房屋高大，花園雅致。」

李廣聞言，便同房牙前去觀看。但見臨街一座磨磚雕花門牆，一對檳榔紋石鼓，兩扇黑漆大門，內裡裝著八尺長白粉油漆屏門六扇。走進屏門，左右三開間，兩處門房，當中一方青石板砌就的院落。迎面又是一座磨磚雕花門牆，走入裡面，便是一順五開間楠木大廳，簷口一道卷棚。廳後一帶，海梅六曲屏風。轉過屏風，又是一方青石砌就的院落。迎面便是二廳，也是一順五開間，極其寬敞。二廳以後一直到底，都是五開間，四面串樓，三進住宅。二廳東壁，開了個磨磚六角門，那邊便是花園。穿過角門，一條鵝卵石疊成彖字回紋的曲徑，兩旁皆列著彖字紅欄。穿出石徑，但見蒼松翠竹，綠層層帶碧蔭，中夾作玲瓏石堆成的小山。西首有一方小池，池中有座小橋，下面碧水漣漪，水中養著許多金魚，在那蓮葉東西往來遊戲。走過小橋，一順五開間，週身楠木雕花的桂花廳，四面種有百十棵桂樹。桂花廳西角，便是一座六角亭，亭下栽著幾本芭蕉，數株垂柳。轉過六角亭，有一道短短圍牆，中有一小門，門頭上橫著一方小額，是「曲徑通幽」四個字。進小門，便是萬岫堆青，千峰疊翠，皆是玲瓏石堆就的假山，曲折迴環，頗是幽僻。中間一條曲徑，穿過幽徑，北首一道梅花式門牆，上面寫「梅花嶺」三個字匾額。四圍種著四五百株梅花樹。嶺上有一座小小方亭，皆是玻璃嵌就的窗格。李廣看畢，頗為合意。當時講明價錢，共是一萬二千兩紋銀，即時給了定銀。

次日寫立賣契，當由房主房牙畫押，兌清房價。李廣僱了數個園丁，打掃收拾十餘日，李廣等便將行囊搬入宅中住下。又置買桌椅條凳、古玩書畫，安置各處。做了一塊黑漆大匾，額上寫「招英館」三個大金字，懸在大門上面。兩旁配掛一副對聯，上聯是「願天下英雄到此飛觴醉月」，下聯是「舉人間豪傑來茲把袂論交」。僱了許多有名的庖人及照應周到的堂倌酒保，就托廣明管事，擇日開張。屆期懸燈結綵，非常熱鬧。那些來吃酒飯的人，真正是座上客常滿，樽中酒不空，生意極其興旺。一日，忽有一個書僮前來，將樽中酒不空，生意極其興旺。一日，忽有一個書僮前來，將洪錦殺死人命，下在死囚牢，有登雲山強寇反監劫獄，救去洪錦，殺傷官兵無數，言了一遍。李廣聞言大驚失色，後聞洪錦被救，心中方安，終是煩悶不樂。

光陰迅速，已至七月初旬。這日午後，徐氏兄弟、張珏、廣明等約李廣游平山，賞覽風景。風聞各處喧傳，史錦屏奉旨揚州擺擂台，就在平山堂下設立。借此代李廣解悶，遂一同出城。到在擂台處，尚未竣工，見許多泥水工人頗為忙碌。李廣等看了一會，便步上平山各處賞覽，竟奔桂花亭來，忽見亭內坐著一位美貌郎君，年約十八九歲，頭戴一頂灑翠包巾，白銀抹額。身穿湖色杭羅直裰，水綠絲絛。腰佩寶劍，足踏粉底皂靴。兩道柳眉，一雙杏眼，形容嬌姿，亞似悲秋宋玉。暗想：「徐家二弟生得嫵媚，這人還在徐家二弟之上。」

正在凝神思想，廣明遂口呼：「李大哥！你想什麼啦？為何這樣出神！」李廣被廣明呼喚，正欲轉身向旁處走去，忽見那美郎君立起身來，走至李廣面前，深施一禮，說：「君家莫非就是杭州小孟嘗李大哥麼？」李廣聞言，忙還一揖，答道：「小可正是李廣。未領教足下尊姓大名，住居何處？」那美郎君說：「小弟姓楚名雲，表字顰玉，江寧人氏，綽號武潘安。因久仰吾兄大名，賤性極好廣交天下豪傑，曾奈家慈約束太嚴，等閒不許外游。今因鎮江大鬧龍舟，好容易懇求家慈，假看龍舟為名，滿擬便道專訪吾兄。不料走至棲霞，忽染小恙，及至病癒到了鎮江，已過龍舟勝會。小弟當時即擬僱舟南下，幸聞逆旅主人言及吾兄已往揚州，小弟便追蹤而至。又聞史錦屏奉旨揚州擺擂台，在平山堂下建造擂台。小弟閒遊，半為遊覽平山，半為尋訪足下。料吾兄乃一代豪傑，此間名勝必定常臨，又兼設擺擂台，吾兄必惠玉趾。適才見吾兄英敏氣概，與眾不同，小弟心中猜疑。繼聞那位大和尚呼喚，暗想必是吾兄了。因此斗膽上前謬認知己，實在冒昧之至。尚乞涵容。卻是小弟一片至誠，才得有此幸會，也算是三生有約的。」李廣正欲答言，忽聞徐文亮笑道：「好一個三生有約呀！」楚雲聞這一句話，不由兩頰紅漲，羞態不已。看官你道這是為何呢？暗中交代：原來楚雲並非姓楚，他本姓雲，乳名顰娘。祖籍淮安，父名雲政，乃是翰林學士，已經去世。母親范氏，乃是當朝丞相范其鸞的胞妹。還有胞兄名璧人，生得也與他一樣。只因他年方十歲，由乳母帶出門玩耍，奶公見他身佩金銀物件，心欲誑騙，苦於下手難摘。卻巧乳母同鄰家閒話，把他交給奶公，奶公就將他身上所佩帶金銀物件全行取下，把他拋入河中。回來告知乳母，說是被歹人拐去。乳母只得回稟主母，雲夫人即飭人四處尋找，毫無蹤跡。自奶公把他拋入河內，好似有人輕輕托出水面，在耳畔還說他終身應配孟嘗君。正在昏迷之際，卻遇一隻致仕的官船，將他救起。這船上之官乃是江寧人氏，姓楚，久官思歸，膝下無子，雖有兩位如君，總不生育，便抱養一子作為親生。不料抱養之子一病身亡。正在悲痛之際，今偶然救此小孩，已是歡喜無限。他有一位極得寵的女姬，瞞著老頭兒將無作有，說今救起來是一個極體面的男孩。這位楚老先生也就千信萬信，從此收留，認為己子。及至原籍，那位寵姬給買了個女婢，名喚伴蘭，也給男孩裝束。請了位教讀先生，在家中教他書史。楚家雖有人知道，因事關重大，不敢聲張。